



## 一 寻呼员

BP 机，别名寻呼机，是指无线寻呼系统中的被叫用户接收机，曾经是身份尊贵的象征。主叫用户要寻找某一个被叫用户时，工作人员将其输入计算机终端，经过编码，最后由基站无线电发射机发送出去。从事这一职业的工作人员被称为寻呼员。1984 年，上海在全国率先开办了无线寻呼业务。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，寻呼机迅速普及到社会各界。寻呼员是支撑寻呼业不可缺少的人。

对寻呼员的要求很严格，要求其有良好的语言基础，能够在最短时间内缩句、改病句。寻呼员要学习百家姓，熟悉城市的大街小巷，练习发声技巧，接受服务礼仪培训，还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、快速的反应能力等。

手机在生活中的普及，大大冲击了寻呼业，寻呼市场日渐萎缩。寻呼业在 2001 年迎来了拐点。2006 年 2 月，全国的寻呼用户只剩下 1 044 户。寻呼员有的转变成了今天的客户服务员；有的进入医院、酒店的寻呼系统继续干老本行；有的则按照国家规定获得补偿、遣散费后，散入各行各业。

“先生您好，您呼的是……”这个曾经回荡在城市上空的寻呼员的声音，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。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摘编自《科技发展逼退 3000 种旧职业》，中国教育在线，<http://kaoyan.eol.cn/article/20060519/3190856.shtml>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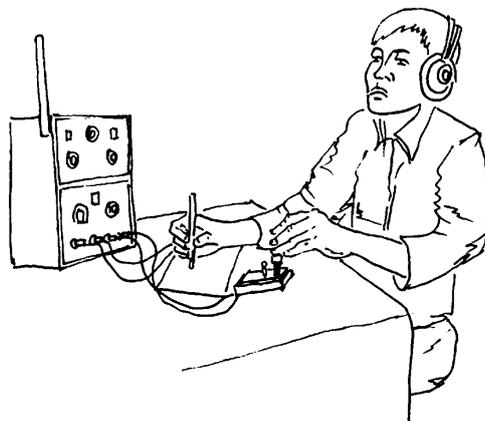
## 二 电报员

一排十多个柜台，春节前繁忙的时候，柜台里十多个工作人员接过写着简短问候、消息的纸条，拿给电传机前的打字员。打字员把字一个个敲进电传机。楼上的发报员滴滴答答地，将亲人回家、过年问候的消息传递给远方。——这是曾经的电报大楼电报窗口前的一幕。

电报是通信业务的一种，是一种最早用电的方式来传送信息的、可靠的即时远距离通信方式，是 19 世纪 30 年代在英国和美国发展起来的。中国电报业的兴起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。1871 年，丹麦大北电报公司铺设了一条上海至香港的电报线，标志中国电报事业的开始。1881 年年底，中国第一条长途公众电报电路“津沪电报线”全线开放使用，这也是中国人自己铺设的首条电报线，由此也奠定了上海在中国通信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随着有线电话和移动电话及无线寻呼等业务用户的不断增长，电信业务呈现多元化的发展局面。很多 20 世纪 70 年代或者更早出生的人，都收到过电报。那时候，家里有急事、逢年过节等，都会发个电报。如

今，电传机、发报机大多尘封在历史中，“有急事，发电报”的情形只能成为人们的记忆了。<sup>①</sup>



---

<sup>①</sup> 摘编自《探访最后一个电报柜台》，凤凰网，[http://news.ifeng.com/gundong/detail\\_2011\\_01/22/4402535\\_0.shtml](http://news.ifeng.com/gundong/detail_2011_01/22/4402535_0.shtml)。



### 三 公用电话叫电话

电话是现代人们生活当中较为普遍的物品。在社会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时候，电话属于奢侈品，它不像现在一样，可以走进千家万户，以前城市中的一个小区可能也只会有一部电话，被称为“传呼公用电话”，成为市民之间联系的一个重要通道。

电话亭一般设在弄堂口过街楼下，透过一扇小窗就能拿到放在搁板上的电话，狭小的亭子（约 3 平方米）里一般坐着两位服务员，他们大多由退休的叔叔阿姨担任。居民要跟某人通话，就先打电话到对方所在地的传呼电话亭，由电话亭服务员记下来电号码或简单内容后，上门通

知被叫户：一种是请传呼人转达某件事情，不须回电；一种是告诉回电号码，转告请对方回电。叫一次 3 分钱，打电话每三分钟 4 分钱。传呼人每天接听各种各样人的、不同方言的电话，还要把事情听明白，传达清楚，也不容易。

一部小小的电话浓缩记录了时代的变迁。随着私家电话的普及和移动通信的兴起，传呼公用电话亭和公用电话叫话的职业早已走进了历史，留存在了百姓的记忆中。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摘编自《守候传呼电话 30 年》，人民网，<http://sh.people.com.cn/n/2014/0927/c357190-22457108.html>。



#### 四 话务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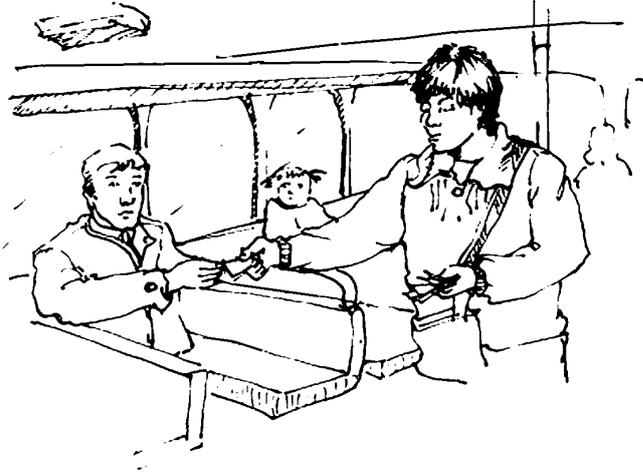
话务员这个职业是随着电话的出现而逐渐出现的。不同的时期话务员有不同的工作内容。战争时期，话务员的工作主要就是使用特殊密码接收和发送电报，这种工作岗位属于机要工作岗位；和平年代，话务员一般在电话局或者邮局中工作，主要工作就是将需要连接的电话线通过人工连接起来，保证双方通话的顺畅。

话务员的工作紧张而忙碌。每个座席大概负责二三十门用户，一个

班十几个话务员，工作两班倒。随着时代进步和技术发展，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，电话逐渐普及，市内用户可以直接拨号，不需要再通过话务员接线，市内话务员这个岗位就消失了。但是长途电话还不能直拨，人们打长途电话都要经过长途台转接，要经过一个一个话务员的口和手，人工操作接通。因为设备落后，电话比较多，有的用户为了打一个长途，往往要等一天。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，随着电话自动化、程控化的实现，话务员悄然隐退，长途电话直播已不存在障碍。长途话务员这个职业悄然转型，并被赋予了新的职业名称——呼叫服务员。“比如说 110、120，这些接线员也是话务员，但较以前话务员的服务对象有区别，服务内容比较单一，但是专业要求也提高了。”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摘编自舒俊：《话务员：闻其声不见其人》，参见《黄山晨报》，2015-08-17（9）。



## 五 公交车售票员

说到售票员，很多人就会想起嗓门大、嘴皮子快、妙语连珠、干事利落、仔细的人物形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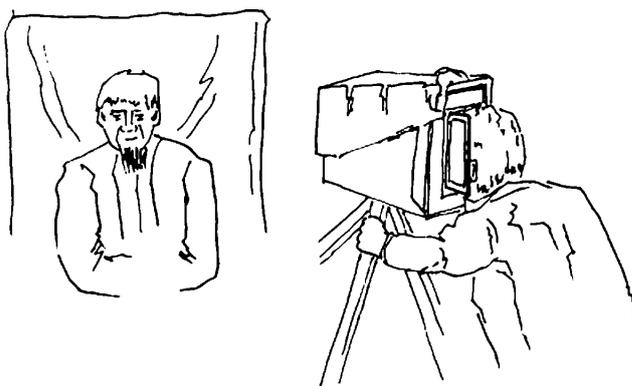
售票员身背票兜。票兜里面有票夹和红蓝铅笔，上行在票面上画红线，下行画蓝线。卖票、验票、报站名，如此周而复始。

效率的提高、成本意识的加强、主动买票的自觉、对人的充分信任都体现着社会文明程度的增强。如今，售票员变成了乘务员，主要为乘客提供服务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，无人售票越来越普及，售票员这个岗位变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，也成了一个城市公交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

“代名词”。当然，这也意味着一个特殊职业的消失。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摘编自唐学仁：《公交售票员渐行渐远的时代记忆》，参见每日甘肃网，<http://xbsb.gansudaily.com.cn/system/2014/03/25/014938404.shtml>。



## 六 流动照相师

1839年，人类发明了摄影。19世纪40年代摄影术传入中国。当时摄影被叫作“写真”“照像”“影画”等，后来才被叫作“照相”。起初，人们还不太适应这种技术，认为照相会把人的魂和精血给“摄”走。但是照过相的人并无什么意外，而且相片还可以送给挚友，留下时光的影象和证据，从此，城市遍布照相馆。摄影成了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。而流动于乡村的照相师傅，成为文明的传播者，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线。

20世纪初，流动照相师开始奔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。照相师傅背着黄色帆布包，包里面装着老式照相机，装着好几十个胶卷和背景布。他们每天穿梭在各个村子里或是集镇上，不辞辛苦为人们带去欢乐。那个年代，照片的外围还会被设计上图案，或者在照片角落里写上“某年某

月留影”之类的文字。如果是双人照，还会写上“某年某月合影”等。

照片的边框则设计成锯齿状或波浪状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固定的照相馆已经逐渐占据了乡村城镇；普通相机、数码相机、手机逐渐走进寻常人家，流动照相师渐渐失去了最后的“根据地”。另辟领地成为一些人的选择，他们在风景区、旅游景点揽生意，加入景区摄影师行列。如今，人们已经很难看见照相师背着老式照相机，奔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身影，但它仍然是一段抹不去的回忆。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摘编自仲富兰：《流动照相师》，网易，<http://money.163.com/14/1210/09/AD3GSDH100253B0H.html>。

## 七 排字工

“排字”是传统印刷排版工艺的一个工种，是对我国古代活字印刷术的继承与发展。活字不再是用泥坯或木块，而是用金属铅铸造，故称“铅字”。20世纪80年代，被称为“铅与火”的排版技术在中国印刷业占据重要地位，排字工被尊称为“排字先生”。<sup>①</sup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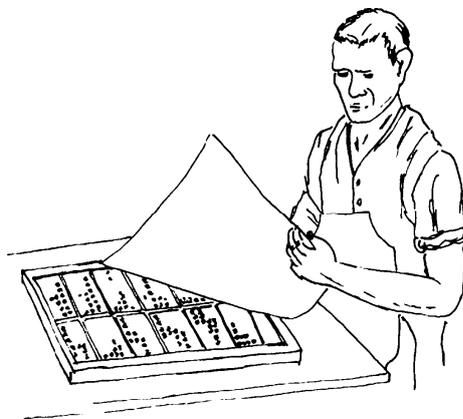
印刷工房里永远飘荡着一股刺鼻的铅味，但工人们早就习以为常。排字工面前是一个很大的木架，木架从上到下分为无数个小格子，每个格子都装着一个汉字的铅字。工作时，他们穿梭在密密麻麻、布满铅字的字架间：垫脚，昂头，抬臂，迅速准确地拣出一枚小铅块放入左手的托盘；紧接着一个跨步，前腿弓，后腿蹬，又拣出一枚；再一个转身，姿势又变了……仰俯之间，移挪之时，手写稿件排成了可供印刷的铅字块。拼好的铅版要先蘸上油墨出一个小样，经过校对、审稿后，若没有修改，就可以印刷了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，用了近千年的活字印刷，被计算机激光照排技术所取代。我国的印刷业也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。曾经在字

---

<sup>①</sup> 摘编自《排字工黎尧佳：见证铅与火的历史变迁》，《南红报》，2018年总第3602期。

架前忙碌的排字工职业也被写入历史，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回忆。<sup>①</sup>



---

<sup>①</sup> 摘编自王乐然：《老排字工背了一整本字典》，《环球人物》，2013（7）。



## 八 修表工

钟表最初进入中国时大多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，而大量在民间使用是在清朝开埠之后。20 世纪 60 年代，手表、收音机、自行车被称为“三大件”。在那个年代戴手表的人大都是社会中上层人士。到了 70 年代，几乎每个人都戴手表，就像现在每个人都用手机一样。80 年代钟表在民间极为流行，而作为附属产业，修表匠这一职业随之诞生并兴起。那时的手表多是机械表，每天都要上链条，拧多了总会出现问题，这时就要找修表匠了。手表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，所以技艺高超的修表师傅非常吃香，因此“风光无限”。

有人认为，修表就是拆拆装装、换换零件。其实这是外行看热闹。

修表是一门精湛的手工艺。技艺高超的修表师傅能够用磨、补、驳、接、锉、镶、种、包等细腻功夫自己制作零件，令钟表起死回生。

如今，人们多戴石英表或电子表，维修概率大大降低。随着手机的进一步普及，戴手表的人更少了。修表匠的职业生涯也跟着跌宕起伏。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摘编自《一个专注修表 60 年的老手艺人》，搜狐网，[http://www.sohu.com/a/105213932\\_180488](http://www.sohu.com/a/105213932_180488)。



## 九 修钢笔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人们使用的钢笔大都是舶来品，以派克金笔为多，公事人也以拥有一支派克金笔自豪。那个年代的派克金笔，手感极有分量，笔尖的顶部有一点点黄金，写出的字迹圆润，书写起来极其流畅。但使用久了，笔尖磨损很大，就要找修钢笔的师傅镶金。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说法是：插一支钢笔的是中学生；插两支的是大学生；插三支以上的肯定是修钢笔的师傅。

60、70年代，钢笔普及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，也正是钢笔的普及，造就了钢笔修理行业的鼎盛。一个当街的修理铺，师傅从早到晚每

天要修几十支笔。修笔师傅把钢笔小心地夹在一个模具当中，用喷灯熔化一根金丝，再用一根针挑起一点，蘸到笔尖上，待冷却了，用细砂纸轻轻磨试一番，一支钢笔就被修好了。随着这类金笔的减少，以至绝迹，修钢笔成了专门更换配件的简单工作了。由于现在钢笔品种实在太多，配件配到笔上也不是很协调，这档营生几近绝迹了，只有在学校周围和乡镇上，还可以见到修笔人的身影。

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钢笔曾排在百姓“幸福生活四大件”之首。随着科技的发展、电脑和网络的普及，一支钢笔已经很少会在一个人的手里用上几年或者几十年了。所以，修理钢笔的行当日渐衰落、消失，它只供人们怀旧，怀念一段往日温情。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摘编自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消失的十大职业》，搜狐网，[http://www.sohu.com/a/74767093\\_162758](http://www.sohu.com/a/74767093_162758)。



人物剪影

广义修笔店坐落在北京东四南大街，在一排时尚小店的包围下并不起眼。但 82 岁高龄的张广义老人却在这小小的店铺里修了 65 年的钢笔。如今，偌大的北京城里只剩下他坚守着这个夕阳行业。

张大爷说，他从小在父亲的钢笔店长大，耳濡目染之下，对钢笔情有独钟。17 岁那年，他开始帮父亲打理生意，逐渐入了修笔的门，“客人拿坏钢笔来换，我觉得可惜，就主动动手修，渐渐地就掌握了要领”。

从小修到大修，从打磨笔尖到“点金尖儿”，张大爷一干就是 65 年，修过的钢笔约有 40 万支。其中，一支 4 000 多元的派克笔因零件损坏严重被主人束之高阁多年，经过张大爷的妙手，又恢复了生命力。

张大爷说，如今用钢笔的人越来越少，他修一年的笔只能挣到 1 万元辛苦钱。若他把店面租出去，一年至少能收到 10 万元租金，但他依旧坚守着这个小店，“我是真心喜欢这个行当，但我老了，眼力大不如前，

‘点金’的活儿早干不了了。”

为了把修笔的手艺传承下去，前些年，张大爷一直张罗着收徒，但修笔费事、挣钱少，没人愿意耐下心学，老人曾经的徒弟也纷纷另谋出路。如今，他也渐渐放弃了传承的念头，打定主意孤独地坚持到最后。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摘编自李川：《北京老人修钢笔 65 年 徒弟出走生意渐萧条仍坚守》，见《京华时报》，2011-07-02。